

九七回歸與「一國兩制」

金耀基

如果香港早成為中國的「一國一制」，那麼就不會有香港的今天。就是因為在這個「借來的地方」，再經過由70年代到90年代的「借來時間」，香港由一個殖民城市轉變為世界級的現代化國際大都會。「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真正意義應該是要讓港人長期地享有管理和發展香港本身事務的權利。中國與港人在處理香港的回歸問題上，必須在自信之外多一點自制與自省。歷史充滿陷阱，九七與九七之後，中國與港人必不能讓自己掉進「他造」或「自造」的陷阱中去。

今年6月30日午夜，英國國旗將在香港徐徐下降，而中國國旗與香港特區的紫荊花區旗將冉冉上升。不止海內外的中國人，全世界都會關注着這一降一升的歷史時刻。這標誌了英國將結束其156年的殖民統治，而中國將收回這失去了156年的領土的主權。在滿布燦爛煙花的維多利亞海港的天空下，英國會宣稱一個光榮的撤退，而中國則慶祝一個勝利的回歸。

這是一個遲來的歷史時刻，但卻是一個很好的歷史時刻。說這是一「遲來」的歷史時刻，因為香港在二次大戰的「非殖民主義」大潮流中沒有像印度、巴基斯坦在1947年脫離英帝國，也沒有像加納在1957年脫離英帝國。事實上，1949年後，中國在任何時期都可以收回香港，但香港卻在二次大戰後以殖民地的身分存在了近半個世紀。這不能不說是「時代的錯置」(anachronism)，香港的九七回歸不能不說是一遲來的歷史時刻。

說九七回歸是一個「很好」的歷史時刻，那是因為香港沒有在1949年回歸中國，使香港免除了共產主義的實驗，特別是避過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如果香港早成為中國的「一國一制」，那麼就不會有香港的今天。當然，也不會有九七回歸的盛況。誠然，香港即使遲至60年代由中國收回，香港當時也不過是一個典型的「殖民城市」，對中國固然不見得特別有用，全世界的眼光也不會投射到這個平凡的海港城市。就是因為香港這個「借來的地方」，再經過由70年代到90年代的「借來時間」中，真正經歷了一個根本性的轉化，由一個殖民城市轉變

為世界級的現代化國際大都會。而中國則在過去二十年中，通過改革與開放，推動經濟現代化，急速擺脫貧窮落後，駁駁而躍升為世界的經濟大國，在這樣的新歷史框景中，就如寫《亞洲大趨勢》(Megatrends Asia) 的尼斯畢 (John Naisbitt) 所說，「1997年對中國人，對西方都是有象徵意義的」。他認為香港九七是一個新世界重新塑造的開始，他說1999年澳門繼香港回歸中國之後，將是四百年來第一次，亞洲每一寸的土地將由亞洲人控制與管治。90年代是中國升起之年代，也是亞洲升起的年代，正因為這樣，所以說九七回歸是「很好」的歷史時刻。

香港應回歸中國，這在國際政治與法理上都是很少有爭議性的。香港人雖然具有特別的身分認同，但香港從沒有要求獨立的強烈聲音，不過，香港脫離中國的母體已156年，中國與香港無論在制度、生活方式乃至思維模態上都有巨大差異，如果生硬地將香港納入中國，必然會產生強大的互斥性與適應性問題，同時，香港對中國經濟發展與現代化的作用也將大減。基於對歷史與現實的尊重，鄧小平先生以「一國兩制」的構想來解決香港的回歸，確如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所稱讚，是一個「有想像力」的政治思維。它一方面確定了香港主權之歸屬中國，另一方面又為保障香港的特性提供了憲法機制。無容諱言，港人（絕大多數是中國人）之接受「一國兩制」乃是覺得在主權回歸中國的前提下一個可能的最好的制度安排，但歷次社會調查顯示，港人對於「一國兩制」的「實行性」還是存有相當的懷疑與憂慮的。1989年北京民運的天安門悲劇更造成港人信心的危機。儘管，直到今天，距九七主權移交不過兩個月的時刻，香港安定繁榮依然，香港這顆東方之珠的絢麗璀璨依然，而1995年6月美國《財富》(Fortune) 雜誌「香港之死」(The Death of Hong Kong) 的宣稱，顯得何其神經過敏與荒謬！不過，臨時立法會的成立，公安社團條例的修廢，永久居民的定義等等所引起的爭議，一波接一波，看來都不只是「茶杯裏的風波」。國際對香港的關注，特別是美國對香港事務的高姿態的露骨表現，在在透露香港將很難



避免成為國際權力政治的角力場。對香港的過渡，對香港的未來，並不需悲觀，可是，中國與港人在處理香港的回歸問題上，必須在自信之外多一點自制與自省。歷史充滿陷阱，九七與九七之後，中國與港人必不能讓自己掉進「他造」或「自造」的陷阱中去。香港是一個有強大經濟活力的城市，但也是一個容易受創，缺少堅固內聚力的城市。如果在實行「一國兩制」的過程中，不幸掉進這樣那樣的陷阱中，香港這顆東方之珠很快就會黯然變色。像歷史上一些偉大的城市一樣，香港也一樣可以消沉。維多利亞海港兩岸的璀璨奪目的光芒，不會像天上星光那樣，隱沒後又會再現。香港九七回歸，是中國的勝利，但九七回歸之日起，才是對中國真正考驗力挑戰的開始。

「一國兩制」的構思通過《中英聯合聲明》與《基本法》而落實為國際條約與中國憲法的語言，這是中國對「一國兩制」所作最莊嚴的承諾。「一國兩制」的安排是史無前例的，這個有「想像力」的政治思維要演繹為政治事實所需要的不止是誠意，而且是成熟的政治智慧。「一國兩制」的運作方式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至於所謂「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真正意義當然不是指香港一切不變，其實「變」是香港的特性，過去不斷在變，今天也在變，將來還會變，正因為變，香港才有今日的成就。「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真正意義應該是要讓港人長期地（五十年）享有管理和發展香港本身事務的權利。簡言之，除外交、國防事項之外，香港應享有高度自主自治的地位。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裏，香港已漸漸建立起一套現代的政治與經濟的秩序。事實上，相當一段時日以來，縱然香港在法理上是英國的殖民地，但香港在實際運作上已擁有高度的自主權。無疑地，香港本身已發展出一套相當成熟的統治機制。九七之前，香港與英國的關係亦可說在某個程度上已形成「一國兩制」的格局。中國一再表示對「港人治港」有信心，其實這是有客觀基礎的。我們相信，中國最能贏得港人的信心與國際上的聲譽者，莫如中國一本初衷地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憲法精神。

香港九七回歸之後，可以預見的，香港與中國的關係將會越來越密切。在進入第三個一千年之後，香港與中國的命運無疑問地會縮結一起。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越發展，中國的現代化越會得到助力，反之，中國現代化越成功，則香港越會得到發展。我們不必如尼斯畢所說，二十一世紀將是一個「龍」的世紀，但可以肯定地說，在亞洲日益上升的二十一世紀，作為中國南方最大的城市，並且為太平洋環區重鎮的香港，在天時、地利的優勢下，如配合人和的條件，應該是一顆繼續耀眼的明珠。在九七後的中國大地，我們將極有機會看到上海、香港兩個國際性的大都會，各自發光，相互輝映。

香港九七回歸的真正歷史意義，與其說在洗雪百年割地之國恥，毋寧說在創造中國二十一世紀新運的契機。